

家

藏書

熊襄愍公集卷二

巡按遼東疏

議留開原道候代疏

題爲道臣去急關係匪輕懇乞聖明責成候代并催新道速任  
以免地方不測事臣謹會同巡撫李炳竊惟遼左三面臨險而  
開原孤懸一隅又獨以三面臨險況凶如宰強如建最爲難制  
而所轄屯寨又節被擄掠子女財物捆載而去百里之內罄洗  
一空居民廬舍焚燒殆盡升高一望瓦礫成墟城內半爲蔬圃  
居民雕零疏疏落落遠隔村屯狐鼠晝號燐火夜生每聞風聲

鶴唳城中雞犬不甯黯然淒涼擊目傷心使人居之不復有生  
人之樂以故人畏之多不敢來或一年二年卽去或有聞陞而  
棄官長往如艾維新者獨今陞任副使石九奏蒞任三年以考  
滿移去中間擔驚茹苦竭力盡心自不待言其表表最著者如  
豎碑以存吾界迄今莫敢或越鴻溝且結北關爲內助收宰煖  
爲外援而稽首受款而不爲我難此一節尤難泯沒故臣等照  
例叙加二級以酬之而又憐其久勞不欲以一人之力竭於一  
任故乞陞別地以息之非謂其不宜於開原而欲速其去也近  
見推陞江西參政地止腹裏陞止一級臣等方不勝惜無何而

科臣有宜調不宜陞之說夫臣等彈治屬吏者也旣失察於庸懦又混爲之敘陞科臣卽不言臣等敢不引罪其何敢言况近以議番甯前道爲兵科所疑其又何敢言惟是道臣被論未有不放之去者獨該道不敢放之使去他道印務容有不候代而聽其去者獨該道不敢聽其不候代而遂去何也東方擁衆北窺宰煖挾討秋賞種種情狀已入塘報而昨有東人封北關寨柵正東立營壘三處之報又有七人來開原說九月初頭還來猛骨索羅舊寨地方包一大寨之報其勢誠急而其地誠可憂也日者該道呈詳請官署印臣等反覆思之時方緊急旣難以

他道遙帶印務於數百里之外而欲委一道親去料理無論各  
道事務俱有緊急不得往卽得往而與邊衆皆生而不熟雖以  
腹心示之誰復信我一不信而其患遂有不可測者臣等爲地  
方計何敢放該道去因不得已詳批候代亦望該道之勉爲地  
方少羈行轍也不料該道已於初八日送印守道十二日離任  
之詳又至矣臣等見之大爲忙劇不及批詳遂各差官執名帖  
以沮之又傳守道不得接印以成其去夫使本官此去緩急果  
於地方安危無所關係臣等亦何樂於損撫按之體而差官執  
帖下詢一被論之道臣爲耶嗟乎自西轡開於謀搗東讎深於

謀執建禍配於養疽而遼岌岌乎殆矣臣等日夜爲此收拾殘局左縫右綻東支西傾自愧才力之短難於獨辦不得不惟道臣是賴而又以聞言汲汲欲去誠恐投足之間便有安危又不得不議畱任議候代以冀地方一日之安而自逭於罪責蓋至此而臣等之心滋苦矣此必科臣之所諒而該道誼在同房尤當見體者也先臣夏原吉整邊儲於口北成祖以事命錦衣立逮取回至則方起厰理儲錦衣促之原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爾夫死生關頭尙爾急公而况功名去就之際侵盜細故尙爾畱意而况外患憑陵之秋伏乞聖明

俯念危邊勅下該部責成石九奏仍前用心整理事務候新官交代方許離任仍速行文新道高折枝前來到任毋各因而誤事責有所歸則去者不得不緩來者不得不急事務方有所著落而地方不致疎虞矣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十七日

催王總兵赴任疏

題爲東西警報正殷大帥久不赴任懇乞嚴勅亟催毋再延緩  
以誤軍機事臣查遼東總兵官王威已於四月十八日兵部會  
題二十二日得旨詎今四月尙無到任消息不知何故延緩著  
此臣想劾去杜松之日兵部何等亟亟當其未推卽於斥松疏  
云時下遼事危急有所陞調不許各鎮督撫爭報爲將官避難  
之地是恐以爭執遲也今無爭執矣當其旣推又於會題疏云  
遼鎮軍情緊急本官卽便督率家丁星夜前去赴任不必候代  
是恐以候代遲也今不候代矣及臣奉到院劄准兵部咨稱亟

催本官作速依限到任如或遲違照例查叅以憑覆請究治是  
恐以其遲違悞也今除三十日原限過違三個月矣總兵官鎮  
守一方內則官軍恃以強弱外則敵人視爲順逆雖無事之時  
尙不可以一日缺人而況當戎馬倥偬之際乎今小歹青助拱  
免連賴蟒以萬騎見聚塔山邊外數犯不利日伺一逞又聲言  
會兵紅土城於十五日上馬犯搶威家堡等處而東人又擁大  
衆出沒於南北關之間人民洶洶莫保旦夕官軍人不脫甲馬  
不卸鞍臣等食不下咽寢不帖席且無日不以上厯宸聰下煩  
部處此何等時也有一總兵官悠悠然若途之人而長委其難

於一二書生及代庖人之手致以憂遺君父而不顧於心何安  
於義何在自杜松去後地方大小六七戰我軍雖有殺傷而西  
亦剗艾久頓塞下挾戰索款莫敢輕動斯亦彼此相持之時已  
使得大將軍亟趁此時建旗鼓出關藉以風聲氣勢以威西邊  
彼豈不心折以此議款款豈不成以此議戰戰豈不武西醜安  
得跳梁至此而今也望眼欲穿以日爲歲坐失機會可勝嘆惜  
豈度秋防將過待事甯而後至耶抑欲使今日款敗戰敗成書  
生債事之罪然後至而收功於一戰耶昔司馬穰苴將兵捍燕  
晉之師莊賈監軍穰苴與莊賈約曰旦日中會於軍門至夕

時莊賈乃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  
斬莊賈使人馳報齊景公請救未及反而斬之以徇三軍三軍  
振栗燕晉聞之皆遁去夫莊賈景公之寵臣國之所尊也日中  
至夕後期幾何然且斬而况後期三月猶不見至者乎國家法  
律森嚴今卽乏人而棄一總兵官如孤雛腐鼠自景公不能庇  
其寵臣誰復敢爲王威庇者王威何恃而延緩若此也臣與王  
威同事地方方圖倚賴不欲有言惟是軍情緊急撫道以下智  
勇俱困誠望王威旦夕至以救然眉又聞兵部數日一催王威  
坐視如故是朝廷之令不行於邊鎮本兵之令不行於將帥更

可憤愧者臣又忝任查叅之責恐爲穰苴之軍正所笑是以不  
得不言總之以受命忘家臨軍忘親援桴忘身之大義勉責王  
威而非有所過求也伏乞勅下兵部除一面馬上差人星夜催  
督前來到任外一面將違限事情照例究治稍警怠玩以策後  
效仍以臣疏上之日爲始責取王威一狀入部置案他日失事  
不可令見在諸臣獨任其咎庶利害有所擔承赴任自然上緊  
而或款或戰皆有所藉賴矣萬曆三十七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六年八月二十日

議覆增兵事宜疏

題爲酌議增兵事宜伏候聖裁事頃蒙我皇上憫遼之窮恤遼之苦特允樞臣之請慨增一萬之兵卽餉金未至兵馬未集而先聲震疊實壯熊虎之威矣臣等感激天恩奉行德意已耳夫復何言第取樞臣與臣原疏查之其兵馬之分佈將領之添故微有異同似應酌議歸一以便遵守臣謹會同撫臣李炳議照遼左自鎮守總兵而外原設有東西二協西協卽甯前地也甯前無重山峻嶺爲之限無崇墉深塹爲之防一柵之外盡屬甌脫故臣疏初議甯前增兵二千人以資捍禦今會議以五百人

增甯遠以五百人增中右所以五百人增中左所又以五百人  
增中前所而將領之設無庸議矣至於河東開原孤懸天外三  
面受制邇來東人之出沒靡常宰賽之刼挾未已時有累卵之  
危也可以一叅將坐鎮之乎宜於開原城增置一協命曰東協  
增馬兵二千人改叅將爲副將并領原兵而開原一道大小將  
領皆屬焉其慶雲堡增兵一千人改備禦爲遊擊威遠堡增兵  
一千人設一守備駐防其餘俱如故可也遼陽東西俱鄰危邊  
近且如雲屯犯搶三次討參價統兵臨關時蓋有臥榻之憂也  
是可不再張而彈壓之乎宜於遼陽東協改曰中協副總兵仍

領原兵而遼陽海蓋二道大小將領仍屬焉城內增馬兵三千人添設遊擊一員專管各騎兵營其清河堡增兵一千人改守備爲遊擊寬奠城增兵五百人撫順城增兵五百人其餘俱如故可也以上各官惟遼陽新添遊擊應聽部推廉勇者充任其開原副總兵就便以遊擊曹文煥復叅將原職署其事清河遊擊就便以守備陳九圍復遊擊原職管事而慶雲遊擊亦就便以賚承武署之仍俟資薦相應方行陞補威遠堡在廣順鎮北兩關之間原係備禦林宗舜所管因無兵馬寄駐開城今旣增兵一千應令本官移駐管事如念其屢經薦剡卽推陞遊擊管

守備事亦可矣夫設置兩營部議也添改兵將臣議也互叅并  
酌兩利俱存將大營與小營相望星羅碁布自成犄角之形東  
協與中協相聯首應尾擊直作常山之勢地因將重將以兵強  
無事則守日嚴戰日備益勤文德之修有事則戰必勝攻必取  
大樹撻伐之烈皇威宣暢其真無遠弗届哉而臣猶有慮焉新  
兵新餉與舊兵舊餉原不相蒙近聞計部欲混新餉於舊餉而  
計臣近疏又欲以今日之新兵補將來之汰兵果爾則何如不  
增之爲愈乎今臣等乞威靈於我皇上令計臣仰體天心分別  
新舊舊額兵餉或京運或民運另解餉司另貯一處以濟舊兵